

我国中部六省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定位与构建 ——基于因子分析法

胡安其¹, 胡日东²

(1.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2.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基于“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 为了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 建立中部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已经成为中部六省的迫切要求和基本共识, 但是具体在哪个城市实施还存在诸多争议, 需要进行更为细致严谨的深度分析。鉴于此,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 论证了在武汉建立中部地区区域金融中心的合理性,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构建武汉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区域金融中心; 城市定位; 中部六省; 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12) 02 - 0037 - 06

一、区域金融中心研究的文献回顾

区域金融中心是指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活动频繁的中心城市; 它能够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不仅为本地的投资扩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 而且对更大范围的金融资源配置和经济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区域金融, 特别是区域金融中心的问题, 国内外诸多学者都进行过相关的探索, 这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和了解区域金融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但是无可否认, 相比起宏观金融的发展和微观金融的延伸来说, 区域金融这个“中观”层面的金融问题,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证分析上都显得有些滞后。

首先在国外方面, Kindleberger(1974)、Park 和 Musa(1989) 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 前者根据比较经济史的理论认为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的聚集主要源于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 而后者基于规模经济的观点得出规模经济促使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选择一个特定区位的结论, 然而他们的研究仅限于解释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 并没有提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如何定位; Abraham 等(1994) 分析了除美国以外的 37 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表现, 随后 Liu 等(1997) 又在 Abraham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亚太地区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金融中心, 但是他们的成果也只是比较现有金融中心的发展状况, 对于如何构建新区域金融中心的问题依然未有涉及。

其次在国内方面, 张军洲(1995)、殷德生(2000)、刘仁伍(2002) 等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 他们对区域金融中心的分析, 包括了金融行业规模、效率和安全性等诸多因素, 但是其研究更多的只是定性的描述和数据的比较, 缺乏经济计量的实证分析; 倪鹏飞(2002)、王仁祥(2005) 利用模糊关系模型和样本城市数据, 构建了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指标体系, 计算了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 可是他们的指标选择相对简单, 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 姚洋(2007) 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等角度出发, 构建了由 48

收稿日期: 2012 - 01 - 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1YJA790048)

作者简介: 胡安其(1991 -), 女, 福建永定人,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学生; 胡日东(1964 -), 男, 福建永定人, 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个具体指标组成的金融中心评价体系,虽然其研究的指标相对复杂,但所属二级指标的权重均由专家打分而来,其主观性无法避免。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我国中部六省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选择进行分析:首先总结影响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选择合适的统计指标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评价体系;其次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样本城市进行排序,确定中部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最后对于建立中部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评价指标

(一) 影响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因素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于金融资源按市场原则在空间上自由转移和优化配置的过程,它是区域金融非均衡性发展的结果,现代市场经济为其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欲构建功能齐全、作用突出的金融中心,需考虑到以下五个主要因素:

1. 优越的区位条件。区域金融中心的区位是指金融活动有序运行的场所,包括地理区位和行政区位。在地理区位方面具有优势的城市,与其它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费用最低,还可以通过成本优势吸引区内其它城市的企业向该城市聚集,进一步促进区内的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分工。因此,在地理区位方面具有优势的城市,更容易演变成为真正的区域金融中心。在行政区位方面具有优势的城市,政府可以依靠行政权力向该城市聚集金融资源,吸引金融人才,完善金融市场,扩大金融规模,更加容易组建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

2. 强大的经济实力。从现有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一个地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促使这个地区最终形成金融中心的内在动力。首先,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能够吸引大量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是资金的供给者,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它们的存在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其次,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带来更多的劳动回报,因此也吸引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为金融中心的形成储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3. 完善的金融体系。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中心城市金融发展的最终结果,中心城市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心城市金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一方面,完善的金融体系拥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基础,这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聚集资金的同时可以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可以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提高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可以灵敏地反映金融市场信息,使得金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完善的金融体系拥有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聚集,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创造了有利条件。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信誉机制,可以减少投机行为,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而金融机构间的分工,促进了金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

4.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要素的聚集扩散,金融机构的稳定运转都要以基础设施为载体,基础设施的规模、质量对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第一,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金融业的发展和运行提供充裕、便捷的载体条件,有利于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第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吸引区域内其它城市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向该城市聚集,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有利的人才条件。第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金融业务的创新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

5. 宽松的政策环境,健全的法律制度。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也是促使一个城市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宽松的政策环境可以保证资金在金融中心自由流动、有效配置,可以激发金融从业人员的创新意识,可以给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为金融中心的稳定运行创造一个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公平环境。

(二) 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评价指标

根据上述影响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五个主要因素,同时考虑到数据采集的可得性及评价指标的实践意义,在建立中部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指标体系时,我们重点选取了前4个因素的23项客观性指标,并舍弃诸如政策环境、法律制度等无法准确量化的指标。这23个指标分别是:在区位因素方面,我们选取有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4项指标;在经济发面,选取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 GDP、职工平均工资、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 项指标;在金融状况方面,选择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人均储蓄余额、金融业从业人员和金融相关比率 6 项指标;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选取邮政业务收入、电信业务收入、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网络普及率 5 项指标。

三、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实证模型

(一) 研究思路和方法

考虑到我们选择的指标较多,而且指标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我们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来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其优点在于:第一,因子分析法包含了原指标的大部分信息,而且将繁杂的原指标缩减成几个重要的综合因子,便于我们进一步发掘、提取原指标背后隐藏的信息;第二,因子分析法消除了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的综合因子之间相互独立,这可以减少信息的交叉,对评价十分有利;第三,因子分析法在确定指标权重的时候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出的指标内在的结构关系,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

(二) 样本城市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目前,中部六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共有 87 个地级城市。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表明,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应该是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实力较强、金融行业相对发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中心城市。结合 2010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6》的研究成果,我们选择了上述六省中竞争力排在前 50 位的合肥、郑州、武汉和长沙四个城市,以及排名在前 80 位的省会城市太原、南昌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备选城市。对于每个备选城市,分别选取前文中总结的 23 个指标来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指标数据均由 2010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6》和 201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三) 中部地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定位的实证分析

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与因子分析检验

考虑到各评价指标的单位不一致,数据的大小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来判断评价指标是否适合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Kaiser – Meyer – 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782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 – square	758.612
	df	23
	Sig.	0.000

从表 1 可以看出,KMO 为 0.782,而巴特莱特值为 758.612,显著性概率为 0.000,小于 0.01,即相关矩阵不是一个单位阵,适合作因子分析。

2. 变量共同度表

共同度表刻画了全部因子对某变量的总方差所作的贡献,说明的是全部公因子反映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从表 2 可知,各指标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说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显著。

表 2 变量共同度表

	Initial	Extraction		Initial	Extraction
Z(道路面积)	1	0.918	Z(贷款余额)	1	0.971
Z(人均道路)	1	0.902	Z(存款余额)	1	0.963
Z(客运总量)	1	0.879	Z(储蓄余额)	1	0.812
Z(货运总量)	1	0.906	Z(人均储蓄)	1	0.923
Z(区域 GDP)	1	0.966	Z(金融人员)	1	0.915
Z(人均 GDP)	1	0.925	Z(金融比率)	1	0.957

	Initial	Extraction		Initial	Extraction
Z(平均工资)	1	0.960	Z(邮政收入)	1	0.938
Z(人均财收)	1	0.984	Z(电信收入)	1	0.962
Z(人均财支)	1	0.792	Z(固话普及)	1	0.951
Z(消费零售)	1	0.921	Z(移动普及)	1	0.916
Z(固定资产投资)	1	0.990	Z(网络普及)	1	0.903
Z(使用外资)	1	0.985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3. 总方差分解表

表 3 总方差分解表

	Eigenvalues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12.177	49.501	49.501
2	4.596	18.683	68.183
3	3.379	13.736	81.919
4	1.798	7.309	89.228
5	1.050	4.268	93.496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从表 3 可知 ,前 5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93.496% ,满足保留原信息 85% 的要求 ,我们可以选择这 5 个公因子来代表全部指标的变化。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由于未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 ,各因子的典型代表指标有些并不突出 ,不能对因子做出良好的解释 ,因此有必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如表 4 所示。

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Component						Component					
	1	2	3	4	5		1	2	3	4	5
Z(道路面积)	.758	.339	-.291	.138	.454	Z(贷款余额)	.871	.124	.282	-.229	.316
Z(人均道路)	-.018	.808	-.286	.398	-.019	Z(存款余额)	.934	-.020	.479	-.375	.260
Z(客运总量)	.197	.029	-.028	.825	.063	Z(储蓄余额)	.246	.581	.222	-.230	-.064
Z(货运总量)	.204	.304	.121	.930	.151	Z(人均储蓄)	-.122	.923	.142	-.132	-.309
Z(区域 GDP)	.950	.177	.222	-.051	.116	Z(金融人员)	.190	.403	.820	-.164	-.061
Z(人均 GDP)	.424	.793	.482	-.051	-.323	Z(金融比率)	-.337	.345	.747	.376	.133
Z(人均工资)	-.065	-.085	-.162	.481	.017	Z(邮政收入)	.816	.225	.384	-.537	.043
Z(人均财收)	-.368	.758	-.298	.052	-.241	Z(电信收入)	.726	-.029	-.023	.384	.065
Z(人均财支)	.163	.969	.018	.083	.163	Z(固话普及)	.254	.082	-.051	-.253	.802
Z(消费零售)	.914	.309	.182	.108	.154	Z(移动普及)	-.523	.301	.229	-.167	.769
Z(固定资产投资)	.974	-.026	-.015	.120	.190	Z(网络普及)	.006	.191	.050	.217	.822
Z(使用外资)	.894	.115	.299	-.312	.019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a Rotation converged in 7 iterations.

从表 4 可知 ,因子 1 主要由城市道路面积、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邮政业务收入、电信业务收入等决定,这些都是反映经济总量的指标,所以我们可以将因子 1 称为总量因子;因子 2 主要由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储蓄余额等构成,可以叫做人均因子;因子 3 中金融业从业人员和金融相关比率的载荷较大,因子 4 主要由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决定,因子 5 主要由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网络普及率构成,因此可以分别叫做金融因子、交通因子和基础设施因子。

5. 计算因子权重、因子得分并对城市排序

根据方差分解表,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因子所占的权重,再结合因子载荷矩阵得到因子综合得分,最后对各城市的金融竞争力进行排序,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表 5 因子权重表

Component	Eigenvalues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Weights
1	12.177	49.501	49.501	0.529
2	4.596	18.683	68.183	0.200
3	3.379	13.736	81.919	0.147
4	1.798	7.309	89.228	0.078
5	1.050	4.268	93.496	0.046

表 6 城市金融综合竞争力排名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综合得分	排名
太原	-1.233	1.558	0.017	0.134	-0.444	-0.349	4
合肥	-0.467	-0.668	-1.715	-0.058	0.745	-0.603	6
南昌	-0.891	-1.109	1.336	-0.467	0.369	-0.516	5
郑州	0.849	-0.137	-0.235	-1.246	-1.348	0.228	3
武汉	1.207	0.815	0.433	-0.146	1.355	0.916	1
长沙	0.536	-0.459	0.164	1.784	-0.676	0.325	2

从表 6 可以看出,综合得分的排序结果依次是:武汉、长沙、郑州、太原、南昌、合肥。武汉的金融综合竞争力为 0.916,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长沙与郑州实力相当,分别以 0.325 和 0.228 位列第 2 和第 3 名;太原、南昌和合肥的综合得分都为负值,说明它们的金融综合竞争力低于平均水平。可见,武汉作为中部地区金融综合竞争力最高的城市,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发达的经济实力、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中部地区区域金融中心的最佳城市。

四、构建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武汉是一个“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内陆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华中地区的商业重镇、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和中部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武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能力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其对中心地区的资源积聚力和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力也逐渐增强。因此,我们应该把武汉建成一个面向全国、接轨国际的区域金融中心。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基础,以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动力,以完善的金融体系为载体,以高效的金融人才为保障,不断完善金融中心内的各项功能,增强凝聚力,发挥辐射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在建立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从战略规划和组织协调方面予以落实。在构建经济开发区和科技产业园的战略中,应把建设武汉区域金融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考虑,设立跨地区、跨部门、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区域”向“经济区域”的转变。设法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区域内畅通无阻。

(二) 大力发展城市经济,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区域金融中心如果离开城市经济支撑将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必须以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广的经济辐射力和较大的发展潜力为基础,促使金融中心内汇聚大量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同时要加速金融机构企业化的进程,使各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不断开拓金融市场新品种,积极发展票券市场等新业务,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

(三) 加大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金融人才是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培养和提升现有金融机构人员的素质,努力构建一支与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相适应的金融人才队伍。同时改善关于人才的使用、晋升和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以此吸引和聚集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 [1] Kindleberger.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D].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74, 36(2): 9-10.
- [2] Park, Musa.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s [M]. Boston, Kluwer, 1989: 68-84.
- [3] Liu, Yicheng and Roger Strange. An Empirical Ranking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 the Aica-Pacific Region [R].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86~1998), 1997, 39: 651.
- [4] 张军洲. 中国区域金融分析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 [5] 殷德生. 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6] 刘仁伍. 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 [J]. 金融研究, 2002(1).
- [7] 倪鹏飞. 中国城市: 金融中心的定位研究 [J]. 财贸经济, 2005(2).
- [8] 王仁祥, 石丹. 区域金融中心指针体系的构建与模糊综合评判 [J]. 统计与决策, 2005(9).
- [9] 姚洋, 高印朝. 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 金融论坛, 2007(5).

City 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of Six Central Provinc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HU Anqi¹, HU Ridong²

(1. Economics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China;

2. Economics and Finance Colleg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y background of “Rise of Central China”, in order to receive sustained and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center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six provinces has become an urgent requirement and basic consensus, but we need more meticulous and in-depth analysis, settling the disputes of which city to be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in practice.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pplies facto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and rationality of establishing central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 Wuhan, and proposes recommendation policies of building a financial center in Wuhan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city location; six central provinces; factor analysis

(责任编辑: 黎芳)